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

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三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初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閨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騫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

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

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

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

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本
而主靜。本注。無
立人極焉。故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

又寡以至於無則靜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朱子曰陰陽

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不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大

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

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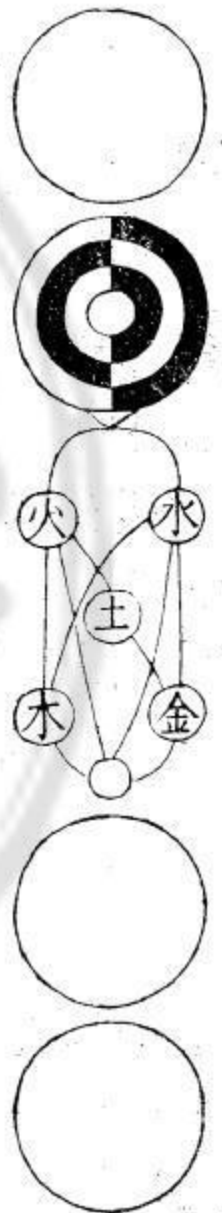


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附太極圖并解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

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

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

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

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

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

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

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也得其

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

○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_水_火_土_金_木之德也。善

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

動。所以紛紛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

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

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

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

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

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肆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誠無為

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

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

知者也。通書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感而遂通

惟觀其所見何如一作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一作天之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

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

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

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易傳下同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

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

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

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旣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

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

書下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

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愚按大小

大事蓋宋時方言猶云多少大事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

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

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本注：后稷之克岐克嶷子。

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

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各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

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凡

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

性上本

有人字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

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汗。此

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

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

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

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

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

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注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

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本注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

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

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陽氣發處乃情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

善。凡

凡上別本有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字。

言善惡。皆先善而

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

本注。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一作散

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

粕煨燼，無非教也。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

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可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正蒙下同。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朱子曰：游氣者，指其

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明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淵一作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



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哀樂一作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

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

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

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一作異學。

矣。文集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

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朱子曰。內外兩忘。不是內而

非外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

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

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

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

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朱子曰：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

是不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

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心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心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

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

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

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注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

於海。

一作百里奚舉於市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本注時以經語錄作

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並明道語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得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懈怠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言弘之道

本注西銘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摠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

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僻，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一作昔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

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學者須是一作要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一作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

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

其終至於喪已。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以上並遺書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一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

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

只怕人執著一邊。

以上外書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

氣質之性

子未或致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

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

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

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所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西銘
頑作訂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之曰**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

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於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大君者。吾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

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

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

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

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

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知化則善。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

性為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

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

踐夫形者也。

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

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故有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

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

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

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我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

寧也。朱子曰。孝子之心。存則其事親者不違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

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本注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
 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
 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
 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
 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
 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中
 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
 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
 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
 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
 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
 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
 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
 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
 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
 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本注
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
 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以上並
 蒙正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
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

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橫渠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
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

不精。講治之

一作致

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

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
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
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
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
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
學者。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

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
易說

人多以老成。則不肖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肖下問。從不肖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

終身不知

橫渠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

遂窮矣。

橫渠孟子說下同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語錄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

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

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意。必穿鑿創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

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

近思錄卷之二
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劊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肖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肖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

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

之。

本注明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悉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

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

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

心疾者。

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學原於思。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密識玩。索久

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

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本注：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矣。

思曰：睿思慮以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本注：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

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學者先要會疑。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一作謂知性知天。

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

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

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

孟子說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

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悖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

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

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

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以上並遺書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

焯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

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

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以上

並遺書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與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本注又曰。與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遠矣。曷云能來思。

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外書
下同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

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
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孟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公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

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一作知數。

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注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

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

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

非儒者之所務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

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

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

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

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

二六五可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

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

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

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外書
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

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腳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

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

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

述思錄 卷三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

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

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鞏偶問某如

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與

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

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

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本注詩人

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

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

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

朱子曰。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畱於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於心術。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

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

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

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

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

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緊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由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人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

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
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
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

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是內本。本注尹彥

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

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

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

思也。既思卽是已發。

本注思與喜一般。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

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

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一本止下有所謂止字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大率把握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

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客慮是泛泛的

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

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

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

處多。語錄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

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

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已事。

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

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

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孟子下說

近思錄卷之四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一作莫善是損。

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詞。損

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

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

已。動可不慎乎。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通書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

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一作所以真正之道爲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

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允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夫

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爲難而不知其爲

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

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客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

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先生年十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

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胸爲悔。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注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

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音
下同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思叔詬罵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自。蓋莫不在已。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一本

古人上有是故字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

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

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

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肖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其下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

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肖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近思錄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也。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

同下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



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
意。與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
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
悔。然在與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
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

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
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
怨而不服。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
之道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遺書
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

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

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

子。害孰大焉。

先公大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姝。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其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

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
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
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
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
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
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
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

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
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
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
坐側常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
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
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
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

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
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
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
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旣長。好文。
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
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
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
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
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
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
記說

斯于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
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
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
施之而已。詩說
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

近思錄卷之六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

同下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

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

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責其趾。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知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

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

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

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危。所守亡。

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

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一作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

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

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

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鈔習戴記。決科之制也。先生曰。汝之是心。

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

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

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雖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

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請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

無前任曆子。

本注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其意謂

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

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

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旣可以及

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

心哉。

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本。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

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

已矣。

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

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

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

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

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



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

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

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

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不善

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原書作矣

○朱子曰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深哉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

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

蘊。○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

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

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

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

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

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

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

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

固不煦煦然來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

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

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觀鹽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鹽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

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操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

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

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允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知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

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

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

以法把持天下。

遺書下同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

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

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

而爭自息。

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

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耳。正蒙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
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
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
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
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

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
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
五霸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
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
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
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近思錄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

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朱子曰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愚按理而後和見通書禮樂篇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乃作樂以宣八

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

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

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

釋

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理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



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

德之盛也。天下化中。一作成。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

功化之。盛如此。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暴。縱欲敗度。

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

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

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

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于

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于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

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朱子曰。復古禮。然

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

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

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

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

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

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

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

八曰四民。九曰山澤。本注修虞十曰分數。本注

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

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以一作異於

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之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

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

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

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本注文集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人

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

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於下。

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

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畱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本注一年有一年工夫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

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庶人立廟必有主。本注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

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月朔必薦新。薦後

時祭用仲月。本注止於高祖旁親冬至祭始

祖。本注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享之

立春祭先祖。本注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

無主設兩位季秋祭禴。本注季秋成忌日遷

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

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

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

之方位。夫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

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

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

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及

本注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

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

諫者持上之未行耳。言曰：幾不斷而天
皆變之。言術賤以獲平，不限一人而可身也。
通事富人之田，為糶於茲。夫之有財之者，衆
為言。言昔昔而曰：世之誠，操行者，未敢不以
曰：口知必自聖界，故貧富不以終矣。無去難
外之。言歸於人，夫術未敢不以聖界為意。嘗
呂與外，其贊事夫，坐于於云。夫主，其意三
嘗念其婿之之入。

肉報。故今甘少，既中，如之亦，其貴，且之，亦豈出

又吾伯以情，故于聖人之意。計幾

其難，以具言，且國命，各職人，其于合，其
謝與，夫生，其重，其類，令其事，大其以，其本，其善，其
其出，則當今，之可，其出，皆其志，未幾
其難，其故，其舊，其思，其本，其時，未及，以對，其王之
其其，其五，聖界，公字，里立，檢去，實謝，其與，學，其
田一，夫，畫為，孀，其土，不夫，公家，之規，其以
可，能，其，錫，之，一，職，夫，與，學，其，善，古，之，去，其，買

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遠慮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

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語錄
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新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

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神。

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從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下同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

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

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

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

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
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一作曲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
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
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
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
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
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
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
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
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
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

近思錄 卷十
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
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
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
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
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

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
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
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
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
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

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遺書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

本注如荆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

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
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
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

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
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
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
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
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

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

豈是無時。

本注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

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
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

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

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尙。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

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

近思錄
卷之十
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
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
則不敢惰四益也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剛柔固陰

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

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

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自至其中而止矣。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



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話。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因於

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

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

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
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
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
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
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人有養便
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
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

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
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
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旣廢。人倫不
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

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

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近思錄卷之十一
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
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
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
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

之速不俟終日。故真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

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本注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宜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一作此常

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

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

不細。

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

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

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畱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

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

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

先立。心中初無作。

一作

惟是左右看。順人情

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

一作義

墨氏兼愛疑

於義。

一作仁

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

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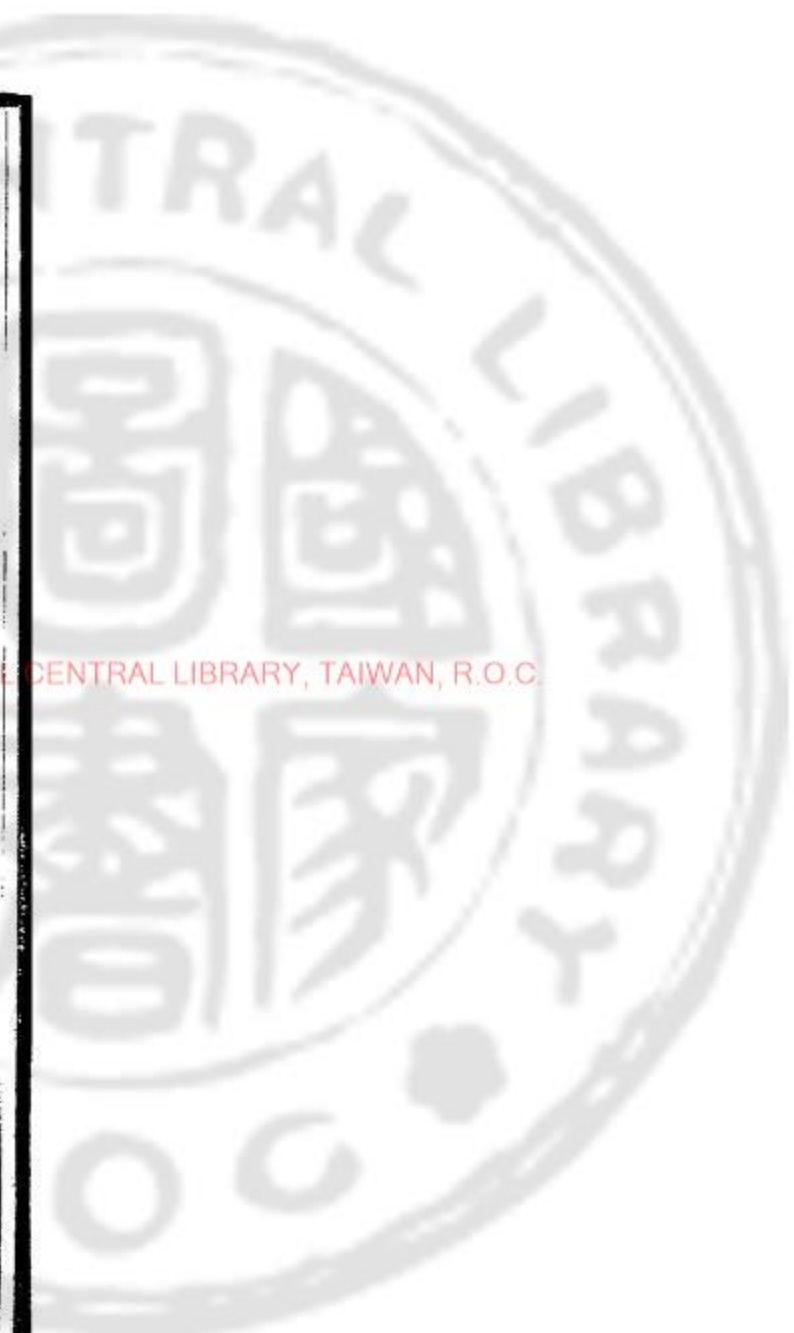
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

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



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

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本注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一作此理。人
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
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
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
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
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
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
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
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

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
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
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
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說

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

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宜爲周孔爲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

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

一作

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

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

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譎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一作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

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子一作卿

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苟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

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
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
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炎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

通書
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旣異
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
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
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

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
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
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
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
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
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
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近思錄 卷之四
季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

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

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

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

本注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

一團和氣。

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

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

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

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自旁求。於是盡

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

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

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

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一作銳然欲

